



夏了 夏天

陈一诺作品 01

*Last
Summer*

离歌终会唱响，
一切终将逝去。
这段年华太美好，
那盈盈翠绿的青葱岁月，
即便是离开多年，
也挥之不去。

新蕾出版社

夏天
了
Summer
陈一诺作品 01

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夏了夏天 / 陈一诺著. —天津:新蕾出版社,
2010.9
ISBN 978-7-5307-4922-7

I. ①夏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0780 号

夏了夏天

作 者: 陈一诺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

特约编辑: 叶夕夕

出版发行: 新蕾出版社

E-mail: 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newbuds.cn>

地 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出 版 人: 纪秀荣

电 话: (022)23332422

传 真: (022)2333242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张: 8.25

版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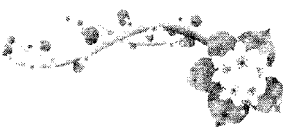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印刷厂负责调换)



目录

CONTENTS

001	●	Chapter 01 那年夏天
011	■	Chapter 02 同桌的她
041	●	Chapter 03 朋友
079	■	Chapter 04 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
099	■	Chapter 05 四月物语
121	■	Chapter 06 初夏



目录

CONTENTS

137	■	Chapter 07	意外
157	■	Chapter 08	越长大，越不安
181	■	Chapter 09	单纯已过，成熟未满
201	■	Chapter 10	时光静静
219	■	Chapter 11	在路上
243	■	Chapter 12	夏至未至



Chapter 01

那年夏天

我记得那个夏天，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，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。

许飞《夏天的味道》

【vol.1】

高中快要开学的时候，我回去看了看初中的学校。说来也有些感伤，毕竟我是一个人去的，找不到可以邀约的人，能够邀约的人，早已各自奔赴新的天地了。

热浪还未完全退去。车穿过繁茂了一季的梧桐，阳光洒在幽凉的树荫里，恍若记忆深处忽明忽暗的剪影。夏季的末尾，感觉总是很荒芜。

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车里只有几个人，空气静静的，皮肤微微发烫。我不止一次地坐过这个位置，现在似乎还能感受到初春清新的空气，深秋消融的黄昏，冬季朦胧流动的灯火——过往的日子里所有的疲惫与欣喜都载在这辆咿当摇晃的车上。暮色里，街边每每飘溢进来鱿鱼烧的香气，烤肉和奶茶的味道萦绕着饥饿的学子，在这之中有一种奇妙的温暖。

想着想着，我忽然觉得，世上最可怕的事，莫过于周遭沧海桑田事物更替，而你依然未变。

【vol.2】

车停下来。

蜀都实验校横亘眼前。

我下了车，面向那再也熟悉不过的米黄色大理石校门。门里，一条宽阔的柏油路延伸进去，穿过华盖似的树荫。再向里望，复古建筑和现代风格的建筑交相映衬。地上有深褐、橘黄、浅红的花叶，是季节的漫舞，融入了大地的鼻息。阳光斜照，秋千小径，玫瑰木香。

即使在时隔两年的如今，我依然觉得这是太美太美的梦幻。

“你是毕业生吧？”等我走近，白色亭子里的保安挑眉看了看我，提醒道，“学校扩建了，要找老师就去新校区吧。现在这里只有小学部和为震区学生组建的宏志班。还没开学，里面学生都没有几个。”

我很惊讶，惊讶之中还感动于他是这里为数不多的带有生气的物种之一。

“我还是想进去看看，”我顽固地说，“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才来这里的”。

他上上下下地看了我好几遍，也许真被我的恳切语气打动了，也许是认为我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也不像什么江洋大盗，虽然踌躇了些许时候，最终还是点头放行。

在看台上一站，整个运动场映入眼帘。

绿茵场上，有几个人在踢球。棕红色的跑道映衬着蓝天显得格外空旷。完全不同于以往热闹的景象。

耳畔的风声是遥远的，景色又是清晰的。它凝固在那里，在夏末光与影的氤氲里静静沉淀。我感受到了一种疼痛，一种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感受到的疼痛——我希望回忆风貌永存，我们曾一同经历的那些人或事，可以在某个地方存留，总有那么一天，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延续，甚至，卷土重来。

但是，这景致终被淘空了。我觉得失望，好像我不是站在这看台上，而是站在过去那些时光的边缘。我所有的回忆，已经越退越远，隐没到某个遥远而苍



茫的地方，快要没了痕迹。

走出校门，我一时间不知该到哪里去。去新校区找老师？已然不可能。我想象那画面，人未变，可却换上了不属于我的背景。那么我再回去看一遍教学楼、运动场、公寓楼？也不可能。徒有空阔的场所，不过是过往的躯壳。

也许，只能回忆，也只有回忆。我的朋友变了，我的生活变了，属于我们的时光流逝。而我仍在这里，永远都在这里。只因为，我的每个同学都是一个故事，我们那些倔强而美好的执著，都应该一直铭记。正是这种永不忘却的信念，使我固守于回忆，虽然感伤，却从未有过孤独。

【vol.3】

两年前，我从康城转到蓉城读书，成了蜀都实验校的学生。

十四岁的我风尘仆仆，携带着大包小包住进了学生公寓。浅绿的纱帘，白色的墙面，柏木的床和柜子，还有简约时尚的洗浴间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木香。

“今后你就得在这里生活了！”爸爸环视一周，很感慨地拍了拍我的肩，“真是超出我的预期。想到你的入学成绩……”

生活老师笑容可掬。她是一个十足的中年妇女，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，化着劣质的浓妆，厚厚的脂粉总与脸颊保持着一段神秘而不可超越的距离。

“要赶快适应新生活啊！”她说。

我有些惶恐，产生了想要逃离的冲动，但念及自己千里迢迢来这所学校的初衷，终究还是忍住了。寝室里摆放了几张上下床，住五个人，少数床位还空着，稀稀拉拉地有人进出。我走到门边，看到墙上张贴着的登记表：宁小宇、艾利亚、苏明理、白丽。

“你叫许诺是吧？”生活老师一面问，一面填上我的名字。随意写就的字，歪歪扭扭。一如我此刻飘飘乎乎的心情。

爸妈看了一眼就离开了，我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。

一派兵荒马乱中，对面坐着的女孩不时冲我微笑一下。她有一双小小的单眼皮眼睛，长发微微卷曲，显得玲珑而俏皮，整个人仿佛就是为了穿身上那条花格短裙而生的。她告诉我，她叫宁小宇。因为她出生的那天，宇宙发生了某种细微的变化。

“什么变化？”

“反正是有变化。”

出了宿舍楼，我们走在林荫道上，宁小宇从金色蕾丝包里拿出一张照片，向我展示她的男友。照片上的男生穿着紫色T恤，配有一条黑色的休闲领带。他棱角鲜明，桀骜不驯，冷漠的气质掩饰不住那般英气逼人。

“太帅了……”一刹那，我的花痴本性显露无遗。

“他叫柯冉。我们已经交往一年了。缘分真是奇妙的东西，当初我们见面时，根本没想过会在一起。”宁小宇对我说，“现在，他的照片就是我的名片。”

我一面应和着她，一面在心底感叹。想起自己以前对男生曾有过的种种爱慕，都不过是朦胧季节里的汨汨暗流。现在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，这个女孩儿竟然用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告诉我：“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”所以我真不知说什么好，只得扭过头去看校园里的人来人往。

我们走进了花园。九月伊始，开着浅色小花的藤蔓植物在微暖的风里缱绻舒绕。

在长椅上坐下后，她说，自己一有假日就出国旅游，至今已经游览了二十几个国家。但她最喜欢的还是英国。苏格兰沾湿的雨季，漫山遍野的野花随风起伏。阳光很淡，像在水里洗过，树木的生长暗含着活泼而忧郁的乐感。

“你喜欢音乐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在乎两样东西。一样是音乐，另一样是爱情。我喜欢小提琴，也喜欢柯冉。”



“除此之外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爸妈一定很无语。”

宁小宇看着我，静静地说：“我没有妈妈。”话语间有不可追问的冷漠。

我顿觉自己触到了她的敏感神经，想找点别的话题，一时又苦无词汇。

“其实我不在乎。”她捋了捋额前的刘海儿，语气让我有一点儿坦然，“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。我妈离开后，我爸一个人带大了我。说来也叫人惊奇，作为女儿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妈妈长什么样子。”

她轻描淡写地说着，整个人带着不可思议的平静，似乎这是与她毫不相干的故事。

“不过也无所谓。我爸这几年生意做得特别好，钱从来不是问题。”她继续说，“但这来得太迟了。钱买不回过去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觉得有没有妈妈对我而言不是那么重要。我爸付出了很多心血，就是为了让我没有缺憾感。可惜，很多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始终是一个人。”

听了她的话，我感到我们之间遥远的距离，会因为什么特别的东西突然长久地拉近。

坐了片刻，她说：“我得消失一会儿。柯冉应该来学校了，我要去看看他。”

【vol.4】

宁小宇走后，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游荡。

喧哗热烈已渐渐褪去，夕阳余晖晕染而来。金色的雾霭里，植物的叶尖上亮光点点，像秋草融霜一般闪烁着诗意。

我——看过了教学楼，音乐楼，体育馆，唯独找不到食堂。偏偏我又羞于开口询问——但凡关系到吃，我好像从来都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窘迫。忽然间，

一种流落异乡的漂泊感笼罩了我，我觉得自己并非是在向着梦想进发，而是颠沛了，落魄了。我心里掠过一丝凄凉，一面感伤一面设想，如果光喝水就可以撑过几天该有多好。

这天下午我没有吃饭。

晚自习结束后，有三十分钟时间留给我们吃夜宵。当我随着黑压压的人流挤进黑糊糊的走道时，身旁的宁小宇用一种神秘而略带自豪的语气说：“嘿，没想到食堂在这儿吧？”

的确如此。位于两幢房子的夹缝之间的这条走道，不但位置隐秘，而且穹顶出乎意料的高。水泥色的走道与墙壁，窄窄地逼人窒息。头顶上方悬挂着一盏青白的吊灯，可惜光芒太过微弱，看上去只有一团小小的光晕，幽蓝幽蓝的，让人顿觉阴森。我不禁联想起防空洞来。

走过这条走道，倒也轩敞开阔。当我看到在苍茫夜色中恢弘地伫立着的食堂时，“飘香源”三个大字在月光下熠熠着金光。事后回想起来，我方才意识到，夜宵是真实的，但当时并没有月光，所谓月光只是我为了配合环境气氛想象出来的罢了。

夜里，大家躁动不安。生活老师查完房离去，宁小宇提议讲个故事来消遣消遣。稀里糊涂的，我就听她们讲起了学校的传说。

“我们学校现在的管理者的背景其实很复杂很复杂。”艾利亚的语气深不可测。

“你又开始讲那个故事了。不都辟谣了吗？”宁小宇说。

“辟谣？很多东西到现在还不能解释。”

我拉紧了被子，崭新的被子散发出一股木屑的气味。

“那是我在这里读小学时候的事了。有阵子学校换了校长，我很难过，因为我挺喜欢老校长的。他后来一直没有回来过，所以我们都好奇他去哪儿了。问老师，老师也说不准。”



“艾利亚从学前班到小学再到初中，一直在这儿，晓得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事儿。”宁小宇解释道。

“那时，老校长的孙女在我们学校的初中部读书。很多人都向她询问老校长的去向，但令人奇怪的是，她总是闭口不言。她是个性格非常孤僻的人，唯一一次开口，只说，有些事情，你们别管。再后来她也转学了，我们就真的不知道老校长去哪里了，那感觉和失踪没两样。老校长走后，我们学校就被现在这个集团收购了。这个集团对我们学校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不仅成立了董事会，换了新校长，还在学校里大兴土木。所以不久以后，因为高起点，高质量，高收费，我们学校成了远近闻名的‘三高式’贵族学校。真是风风火火的时候啊。但就在那时，阴谋论在校园里不胫而走。有人说，老校长被密谋杀害了，原因是学校所有权的争夺。”

“没那么黑暗的事吧？”我觉得挺无聊的，“杀害一个老人干什么啊？”

“就是为了钱。我们学校开办了几十年了，教学质量一直居高不下。这个集团窥中了学校的发展前景，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收购，说什么教育产业化。还有人看到，老校长曾在办公室里和一大群人激烈地争吵，叫嚷只要他还活着，就绝对不会把自己一辈子辛辛苦苦经营起的学校拱手让人。”

“但最后，这个集团还是收购了我们学校。唯一的可能，就只有，老校长被杀害了。”艾利亚说，“真是慈祥的老头啊，以前他每天清晨都会站在校门口向我们微笑，现在看不到了。”

“艾利亚遇到每个人，都会讲这个故事。”宁小宇埋怨道。

艾利亚叹了口气，“你知道学校西北角的那栋老楼吗？明志楼。墨瓦青砖的样式，还是老校长当年亲自设计的呢。不过已经很久不用了。人们说，人气散，楼就容易破败。现在，它几乎成了危楼。夏天的中午，阳光最好的时候，楼里还是一片阴暗。有人曾经在那里看到过老校长的亡灵。”

“楼阴暗，那是因为采光不好。亡灵出现，你有证据吗？”一个清健而坚

硬的声音传来。

“采光不好？走廊上窗户一扇连一扇，哪里采光不好了？再说，看到亡灵的事是一位退休老教师说的，可能是瞎掰吗？”

大家都沉默了。

“下雨天的时候，时常有人看到明志楼的窗户一扇扇凄凉地洞开着。天晴了，莫名其妙地又关上了。那楼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呀。”艾利亚的声音纤细而锐利，穿透黑暗，一瞬间又遁入空无。

“许诺，明天晚饭后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吧。”宁小宇对我说。

我答应了。

夜沉沉的，像掺了水，闭上眼，能听见风的声音。浴室里静静地透出沐浴露的香气。

我想，我走了很远才来到这里，从康城到蓉城，漫漫长路，何以公里计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在这里找到我的位置；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在这里骄傲而卓越地生活下去。

»» To be continue



Chapter 02

同桌的她

丢掉大脑再丢烦恼，冲啥大冲啥小，冲啥都有人唱反调。

五月天《离开地球表面》



【vol.1】

“入蜀都实验，进天府一中，圆一生美梦。”

第二天清早，一跨进教室，我就被墙上赫然张贴着的一行大字震撼了。

“天府一中，是国家级重点高中啊！每年，它都会向哈佛、剑桥、牛津这些世界名校直接输送大量人才，除此之外，保送和考进清华、北大等高校的学生达到半数之多。所以，大家都认为，只要能成为天府一中的学生，就可以说死而无憾了。”有人向我解释，“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愿意出高价来我们学校读书，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是天府一中的主要生源基地。”

听罢，我瞻仰着“天府一中”这四个鲜红的大字，啧啧赞叹，心驰神往。

陶醉之余，我突然发现，在这一行大字下面，站立着一个穿着白色T恤的清瘦少年，凝视着这幅标语，久久无言。

“他就是李松。”旁人满怀崇敬地看着他的背影，“他是学校费了千辛万苦从各个地方挖来的尖子生之一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他是我们班的顶梁柱了？”

“不仅仅，他在整个学校都很有影响力。他这个人，每天除了吃饭和学习，就不做任何事了，连话也不爱说。”